

令狐冲的令

迂夫子

近来听书,重温金庸武侠,听的是《笑傲江湖》。“令狐冲”三个字一入耳,让我大吃一惊,说书人竟然把“令”字读成二声。我赶紧去查字典:“令狐”,复姓,令读líng。“令狐冲”的“令”正确读音是二声,而我却读了三十多年的四声,这让身为语文老师的我羞愧无比。

继续听书,每听到“令狐冲”的正确读音都觉得有些别扭,只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,不仅要慢慢适应,还要按正确的读音来读。但是,无论怎么暗示,还是觉得令(líng)狐冲实在是刺耳。

有一天听书的时候没有戴耳机,使用了外放,家里人说这个播音员太矫情,还令(líng)狐冲呢,听着多别扭啊!我说,就是令(líng)狐冲。她说,听着不习惯。我说,不习惯也得习惯,人家的读音是对的。她说,多数人都读四声,干脆就改成四声得了。我不置可否,但忽然有了一些想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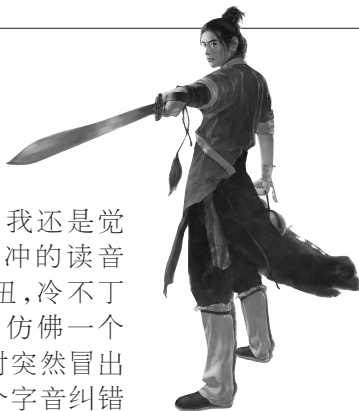
令狐冲的“令”,给我一些启示。

首先是知错难,改错更难。我最早读《笑傲江湖》,是在初中。“令”字早就学过,又不生僻,用不着查字典,便按照四声读了(其实那时还以为他姓“令”而非“令狐”)。身边又没有渊博之士指点纠正(大家都读四声),便一直“令”到现在。一个字音,一误几十年,如果没有这次听书,我可能还会一直错下去。据说有新版电视剧《笑傲江湖》里读音是对的,我因为觉得好些电视剧都糟蹋了原著,便不喜欢电视剧,也就错过了一次纠错的机会。既然知道了正确读音,改过来就是了,但是改错又何其难啊。等到

听完整本书,我还是觉得令(líng)狐冲的读音听着有些别扭,冷不丁还按四声读,仿佛一个人说普通话时突然冒出乡音来。一个字音纠错之难尚且如此,字音之外的错误纠正起来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其次,有时正确的声音最刺耳。读了半辈子的令狐冲,一旦变成令(líng)狐冲,耳朵就会受到冲击,进而产生疑问,极容易先入为主,以为这刺耳的声音是错的。固执己见的人,自然就会失去纠正读音的机会。肯虚心接受意见的人,会去做些调查研究,比如翻一翻词典,上网去百度,才有知错并勇于改错的可能。而即使虚心改错者,再听正确的声音也不免有些刺耳。读音如此,万事万物皆如此。

再次,从众心理普遍认为,大家都错了,即使错的也是对的,或者也该将错就错,毕竟让大多数人改错难于少数人。就像令(líng)狐冲的读音,可能多数人都读错了,那就让少数读音正确的人改了就是了,这当然是一厢情愿。这种“少数服从多数”的理论是很可怕的,它直接无视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”的灼见,而更喜欢和稀泥。以致生活中很多犯错的人往往有这种法不责众的意淫,以为像读音这种事,完全可以随大流,让正确的少数服从错误的多数。文字的读音似乎可以有这样的操作,但是面对人世间的善恶是非,一旦也如法炮制,岂不糟糕至极?



传统漫画的“基本功”主要包括两点:一是构思;二是造型。从造型的角度,有人说画漫画“一定要有扎实的绘画基本功”,这话听起来很是高大上。但有个问题,就是这个“绘画基本功”指的是什么?是指“写实”的基本功,还是指漫画造型“夸张”的基本功?这两者是有很大差别的。不是你具有了写实的绘画基本功,同时也就具有了漫画造型夸张的能力,这两者虽有内在的联系,但在实际创作中却是两个系统。虽然有些漫画造型没有多大的夸张,但这类的漫画在漫画领域里不是主流。夸张的造型是漫画这门艺术的最大特点。

“一定要有扎实的绘画基本功”,如果是指写实的基本功,这或许来自“漫画的夸张要有写实的基础来支撑”这一似是而非的理论,“写实的基本功”是有现成的教程可以用来训练的。它包括的素描、色彩、速写对所有的绘画都是有帮助的。但画漫画不见得“一定”要具备这些写实的基本功,写实要想“扎实”就得花大量的时间下苦工夫。若此,再想画变形夸张的漫画造型,这“扎实的写实基本功”反而成了羁绊。现实中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漫画家甚至是漫画大家,如华君武、方成等都不“科班”出身,他们的写实水平尚不及现在美院大一学生的水准,他们夸张的漫画造型也不是由写实演变过来的,但却不妨碍他们成为漫画大师。

若是指漫画造型“夸张”的基本功,对一个想从事漫画的人来说,则是正路。但漫画的造型没有现成的“基本功教程”可以拿来训练,这是学习漫画的一个难点。中国在此之前没有一所美术院校是可以教授漫画的。以往的中国漫画家都是非科班出身,

漫画的基本功

刘曼华

是在创作中成长成熟起来的,边创作边学习,创作就是训练造型“基本功”的最好方法。但漫画的学习也是有一些方法的,很多漫画家开始都是私淑一个自己喜欢的漫画大家,学习他的造型、构思……之后再摆脱他,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华君武在回忆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说:“当时上海有一家英文报纸叫《字林西报》,这个报纸经常刊登一位白俄漫画家萨巴乔的国际时事漫画。他的画,线条流利、造型准确而又夸张得体,引起我极大的兴趣。我就把他当作我的老师,学他的画法。”他接着写到:“30年代的中国,有不少的漫画作者都有一个‘洋老师’。比如张光宇,他是学墨西哥的一位壁画家叫柯比罗。蔡若虹、陆志庠,都是学乔治·格罗斯的……还有特伟、米谷,他们学英国政治讽刺漫画家柯勿路皮阿斯大卫·罗的画,但后来也慢慢离开了他们的老师。”这些是老一辈的漫画家们学习漫画所走过的路。

所以说,对于漫画的创作“一定要有扎实的绘画基本功”要灵活的认识。现在,从事漫画创作地年轻朋友们大都是毕业于美术院校的,具备了“扎实的绘画基本功”,具有写实的能力肯定不是件坏事,但如何将造型由写实有机地转化到夸张,是需要实践和能力的。如果专注于漫画造型,则需在创作中不断地锤炼,在创作中观察生活,在创作中找到漫画造型的特点和规律。不要以丑为漫,让夸张的造型呈现出漫画的美感,这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坚持。



回归

郝延鹏



首要知识

敏捷反被敏捷误

孙贵硕

李庶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,他脑瓜灵活,反应敏捷。做起文章来,倚马可待。

同行是冤家,同学也是冤家。李庶几的同学中,有几个自认为与李庶几不分上下,总想找个机会,与李庶几决一雌雄,不,决一雄次。有耳报神就将这话传到了李庶几的耳朵里,李庶几说:“好啊,咱们就找个地方较量较量吧!”

什么地方?武大郎炊饼店,不是去看潘金莲——读书人还是要有一些定力的,而是去比赛写诗作文。进得店来,李庶几与东家武大郎商定:潘金莲着手烙饼时,他们开始作诗,“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”。哪位能在一

张炊饼烙好之时完成作文,谁就是优胜者,同时享受潘金莲给烙的炊饼。武大郎作为裁判,一声令下,这边李庶几与同学们展纸润笔,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那边武夫人纤纤巧手,展示烙饼特技。好个李庶几,下笔如有神助,一挥而就。当他写完之后,潘金莲的炊饼也正好出锅。李庶几一边吃着潘金莲递上来的炊饼,一边瞧着几个还没有交卷的同学,心里面那个得意啊!

这是宋太宗赵光义时代。赵光义于公元976年登基称帝,第二年亲征太原,灭北汉,一统全国。赵皇帝虽然是个武人,但却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。他扩大科举考试范围,选拔精英能人,

改变了重武轻文的陋习。凡考取进士者,太宗都要亲自在金銮殿再进行一次大考,钦点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但太宗自知文化水平有限,难以判断出谁的文章做得好,谁的文章做得差。怎么办?宋太宗私下定了个办法:“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。”这一招,几乎是为李庶几量身定做的一般。他进了考场,发下考卷,略加思索,立刻文不加点,龙飞凤舞起来。别人还在苦思冥想之际,李庶几已经交卷了!太宗一看大喜,天下还有这般如坐高铁的快手!正想照老规矩,给李庶几批一个“第一甲第一名”。然而正在这时,有个姓程的官员上奏,说李庶几对考试态

度不严肃,思想不重视,文章只是一味求快,其实没有多少理论水平。“举子轻薄,为文不求义理,惟以敏速相夸。”又将李庶几约了同学去武大郎炊饼店比赛作诗、让潘金莲给做炊饼的事,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。太宗一听大怒,立刻下令,将李庶几赶出考场,“遽叱出之”。李庶几敏捷反被敏捷误,到手的状元不翼而飞了。有个叫孙何的,虽然也是把好手,但做起文章来,吭哧吭哧好歹答完。然而正因他“尤苦思迟”,最后竟然被点了状元。

人哪,命八尺难求一丈,李庶几抢吃炊饼是把好手,可考状元时,明明得了第一,却让人给生生参下去了。